

— 1 —
根据及参考资料

一捧

《奇》（古本戏曲丛刊）

《莫怀古》提要。

（又名《雪杯冤》）

清·李玉原著

林 頌改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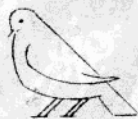
—— 初 稿 ——



甲戌年

“一捧雪”根据及参考资料。

- (1) 清。李玉：《一笠菴初編一捧雪傳奇》（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
- (2) 高甲戏老艺人張長城口述傳統剧目：《英怀古》提要。
- (3) 北京戏曲編委会：《京剧彙編》第39集。
- (4) 中國戏曲研究院：《京剧丛刊》第15集。
- (5) 顏長珂：《京剧一捧雪宣揚什么思想》（光明日报1963. 9. 14）。
- (6) 郭汉城：《对几个傳統剧目的分析》（光明日报1963. 9. 14及戏剧报63. 9）。
- (7) 阿甲：《說英成的悲剧性格》（戏剧論丛第二輯及戏曲表演論集）。
- (8) 北大中文系：《中國文学史》（修訂本）第三卷。
- (9) 周貽白：《中國戏剧史長編》第七章第廿一节。
- (10) 《曲海总目提要》卷39。
- (11) 福建戏曲研究所：《福建戏曲历史資料》有关英怀古墓址的記載。
- (12) 吳國欽：《談一捧雪和京剧对它的改編》（光明日报1963. 11. 10）。
- (13) 中國戏曲学院通訊組：《中国戏曲学院進行关于百花齐放推陳出新方針的学习討論》（戏剧报1963. 11）。
- (14) 明清筆記小說，徐學謨《世說新語》、田艺蘅《留青日札》、沈德符《野獲篇》、王寂《廣輿記》、孫之騷《三申野筆》、梁章鉅《浪跡叢談》等有关《一捧雪》的記載。
- (15)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一 捧 雪

— 人 物 表 —

- 莫怀古——字罔卿，30多岁。太常寺正卿。（文老生）
 薛雪艳——莫的继室，20多岁。（正旦）
 湯北溪——敝寒户，不第举子，30多岁，后为经历，太常寺正卿。（破衫丑靴纹帽丑）
 严世蕃——宰相严嵩之子，太子少保，50多岁。（正北）
 戚继光——蓟州（八台）总镇，40多岁。（武老生）
 陆炳——锦衣卫正堂，50多岁。（灰髯老生）
 老家院——莫府家院，60多岁。（老旦）
 严利——严府总管，差官。（三花）
 四文武、四侍女、四枝尉、四旗牌、两刽子手、门子、四侍卫、四龙套、四刀爷手。

— 场 次 —

第	一	场	赏	杯
第	二	场	邀	杯
第	三	场	被	杯
第	四	场	逃	杯
第	五	场	斩	头
第	六	场	臥	头
第	七	场	審	头
第	八	场	復	头

蘇 州

PDF

第一折 賞 杯

人：老家院，薛雪艷、莫怀古，湯北溪、严利。

景：太常寺官衙后花园。

〔幕开，残冬，大雪纷飞，梅花盛开，有亭翼然。

〔老家院捧着酒具上。

老家院：（唱） 大雪纷纷压残冬，
梅花满树齐开放。
只为主人偏豪兴，
要來把盏迎春光。（整好杯盘，下）

〔薛雪艷喊着上。

薛雪艷：相公，相公來唔！

〔莫怀古内应：“來了！”——上。

莫怀古：夫人……

薛雪艷：相公你看：

（唱） 冰骨寒透，
暗香綠鉤，
休道漫天一片白，
却有胭脂出冰梢。

相公啊！

須趁賞，
且把芳魂招。

莫怀古：雪娘子，下官豈不是來了嗎？

薛雪艷：（唱） 借旨酒，
啣杯花下度佳朝。

莫怀古：你看，那迎春酒不是已备下了嗎？

薛雪艷：好，待來！（拈一枝梅花在手）

（唱） 愿借冷雲姿，
照映碧玉貌。

莫怀古：哈々，妙々哉！

（唱） 一枝独艳，
敢与瑞雪争娇！

薛雪艳：相公你……

莫怀古：（唱） 雪难将洁喻，
梅未把贞描。

薛雪艳：（唱） 蒲柳怎拟琼瑶，
铁心玉色占春早……

莫怀古：娘子快来同饮一杯，免误芳辰。

薛雪艳：相公，那“雪”……

莫怀古：唔！你可是说那“一捧雪”吗？

薛雪艳：正是！

莫怀古：（从怀中取出玉杯）娘子你看，这传家九世的白玉杯，
你岂不知我从来是杯不离人，人不离杯，岂能忘怀！

薛雪艳：不错。但使妾永世难忘的是，这杯是咱双人定情之物。
想妾身原是风尘女子，蒙相公拔于泥淖之中，收为銓
室，随同赴任……

莫怀古：（欲止之）前情莫提也罷！夫人……

薛雪艳：嗤！还叫什么夫人，你不記当时以此杯盛雪作为合卺
之酒，呼阮为雪娘子……

莫怀古：正是雪娘子！

薛雪艳：相公，咱到任已有数月，你这太常寺正卿虽是闲散官
员，相公却也终日忙于应酬祭祀，这风雅滋味，也
笑未尝了！

莫怀古：雪娘子啊！

（唱） 只为亲命难违，
才上京畿，
官居太常寺。

薛雪艳：（唱） 得随侍，
报答百年恩义。

莫怀古：（唱） 折腰岂为五斗米，
碌々終朝。身不由已。

宝杯在手，恰得酌酒吟诗。
玉人当面，未能称心如意。

薛雪艳：（唱）

今日里，
迎春酒一卮。
一年几度杯在手，
勿误良时！

相公，待妾为你斟酒！（接杯斟酒）

梅瓣取些重，
雪花揉几丝，
入杯中，作酒浆，
要时腾腾生暖气。

相公，请饮此酒！

莫怀古：（接饮）多谢雪娘子！

（唱） 人间佳酿无比，
天上琼浆不二。
愿抛弃——

名缰利锁，纹帽袈衣。
怀玉杯，携佳侣，
迹踪山林过一世。

薛雪艳：相公今日这样说，你不是说功名二字……

莫怀古：（唱） 功名二字，
书生素志。

可是，可是如今啊！

圣主闇，讒臣肆。
当权严氏，只手遮天。
贿赂公行，纲纪坠，
奸佞满街，正人避。
清濁豈同流，
泾渭須分离。
不日辞本谏，
同你回返故里，
洁身引退，甚丹

薛雪艳：（唱）

洁身引退，甚丹

妾愿随君过一世。

莫怀古：（唱）对玉人，斟宝卮，
逍遥花下，
何惜人笑痴。

薛雪艳：（唱）一捧雪——
雪一捧，梅一枝，
流連天外醉相知。

〔老家院急上。〕

老家院：禀老爷，夫人，有一汉子冻倒在我府园门。

莫怀古：有人冻倒，可叫地方理会便了，何必大惊小叫。

薛雪艳：严冬大雪，冻倒道旁，恐有性命之虞，还须及时解救才着。家院，快将他扶入来。

老家院：领命！（下）

莫怀古：噢！一场兴致，被此等事冲散，真是大杀风景！

薛雪艳：严氏父子乱政，有多少饿殍冻骨，咱今日能救得一条人命，也是一件好事，相公该着喜幸才是。

〔老家院扶着冻僵了的汤北溪上。〕

薛雪艳：最紧扶入房中！

〔老家院把汤扶坐房内椅上。〕

莫怀古：（看汤）唔，却是一位书生，看他衣冠虽似旧，但却
是华贵之物，莫非……

老家院：（摸汤体）唔，已经冻僵了。

薛雪艳：相公，杯取来！

莫怀古：做什么？

薛雪艳：盛雪杯中将他灌救。

莫怀古：这……此杯怎好让他人沾唇！

薛雪艳：人命要紧！（劈手夺过“一捧雪”，向梅花枝上取雪
入杯，杯暖雪溶，递给老家院，灌入汤北溪口中）

莫怀古：（看看痛惜，又不便阻挡）这，这……

老家院：（接杯灌汤后，又还与莫怀古）哈，此杯久传至老爷
手中，如今是第二次救了人命……

薛雪艳：那第一次是救了妾身。——当初……

莫怀古：唉！勿提也罷。

薛雪艷：唉！……

湯北溪：（漸々甦醒）唔……改……啲！

薛雪艷：好，醒了醒了！

湯北溪：（唱）彷彿春夢過一坊，
幾疑身在瑞雲中。（睜眼）

哎哟！

凍斃雪中，
命送无常。
我只道遇过获佳祥，
又誰知白骨葬他乡。
空有奇才未得展，
凋落门户怎重光！
九泉飲恨難瞑目，
宁不伤心泪泉湧！

（大哭）嗚——嗚——嗚！

〔薛雪艷笑着下。〕

莫怀古：汉子，不必伤心！

老家院：免哭免哭，你餓死了！

湯北溪：我无死？

老家院：正是，你活了！

湯北溪：活了？（摸々身上，着々各人）哈々！我是——大难不死！

老家院：必有后福是嗎？

湯北溪：必有后福，必有后福！——哈々々！（欲下）

老家院：且慢！伢大人救你一条狗命，連道一声謝也无，越头就煞要行动了！

莫怀古：唉！何必……

湯北溪：什么？（望々各人，甦悟过来）唔！唔！叩謝大人救命之恩！（揖）該恁失誼之罪！（欲跪）

莫怀古：罷了！救你命的是她，是我夫人，要謝还酒謝她。雪娘子——

〔薛雪艳复上。〕

湯北溪：唔！（礼）叩谢夫人救命之恩。

薛雪艳：见难必救，何必言谢。先生，看你也非寻常之辈，为何流落至此地步？

湯北溪：大人，夫人，说到晚生苦情，真是一言难尽！

莫怀古：你就慢慢说来！

湯北溪：说来！哎……（冻得发抖）

薛雪艳：必是飢寒了？家院，进酒饭同衣巾过来。

老家院：领命！（下取酒饭衣巾复上）

薛雪艳：先生，酒饭……衣巾。

湯北溪：多谢！谨领……（接过酒饭，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唉！……晚生已三日……（吮唇吸齿）

老家院：先生这衣巾……

湯北溪：唔！（接过衣巾，披上）叩谢夫人！

老家院：好了，如今命是救活了，腹也填饱了，身也穿暖了，那老爷、夫人问你的话也该着回答了！

湯北溪：是，是，夫人问我，我说，我说！

薛雪艳：你就坐下慢慢说来！

湯北溪：夫人、夫人啊！

（唱）念晚生，

湯北溪。

苏州人氏，

本是书香人家，

簪缨世第，

自幼读书精六艺，

论书昼，品古玩，

件件不低。

莫怀古：原来是斯文一派。

湯北溪：（唱）为功名，

京师留滞，

金尽床头，

穷途表做。

流落在僻巷偏街，
飢寒交困，冻卧雪地。
若非夫人解救，
想我一命已归西。（跪）

薛雪艳：（扶起他）见危必救，这是本份，何必言谢！

莫怀古：汤先生也是儒家之后，竟至潦倒京华。未知今将付住？

汤北溪：（唱）茫茫人海，
何处堪棲？！

薛雪艳：既是汤先生无家可归！（目视怀古）不如……

莫怀古：好！不如暂在府中居住。若有机缘，当为你觅得一席之地。

汤北溪：叩谢大人、夫人！唔，我好糊塗，也未得訪教大人官諱尊称。

莫怀古：下官莫怀古字罔卿。

汤北溪：唔！原来大人就是高风亮节的文壇鉅子太常寺正卿莫大人了，久仰久仰，这位夫人……

莫怀古：是拙荆雪艳娘子！

汤北溪：雪艳！妙哉妙哉！这雪艳二字，真是妙哉！对此瑞雪飘香，腊梅逞艳，夫人芳名，可与人景相称了！感佩感佩！（袖中脱落几幅字昼，汤俯拾起来）

莫怀古：此乃何物？

汤北溪：这几幅字昼乃晚生拙作，不意今日竟是：寒不能衣，飢不能食……

莫怀古：（接过展看）唉！好筆墨！先生不愧丹青妙手，书法名家，何患不致贵洛阳也。

汤北溪：唉！自问拙作尚非低凡，惜乎年来屡欲謀献于名公鉅卿，以求赏识。只恨侯门深似海，徒呼负负！

薛雪艳：原来先生却是热中功名的名士！

汤北溪：夫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就说莫大人目前虽居闲职（细看莫），你看，凭大人这付好相貌，脑后有三台骨之贵，何怕来日不能扶摇直上，位极人臣……

莫怀古：哈々々，位极人臣，我却要辞官归隐了！

湯北溪：辭官歸隱？旭日方昇，豈不可惜！就是夫人相貌，也非尋常，不但艷如夭桃，且貴逾牡丹。依我斷來，今年之內就有一品尊榮。若無應驗，你就說我湯北溪所精通的這套“麻衣相法”全是胡說八道。

薛雪艷：哈哈！原來湯先生又是精通相法的鴻客！哈哈……
莫懷古：哈哈……

〔內聲：“嚴府差人求見！”〕

莫懷古：嚴府？……

湯北溪：原來大人与嚴府也有交往？

莫懷古：我与嚴府素無交往，今日何事……

薛雪艷：既來就湏一見。

莫懷古：也好。就請到園中相見。

老家院：領命！（向內）請嚴府家人進見。

〔嚴利內聲：“來了！”——手持扇軸上。〕

嚴利：（吟）奉諭來見莫太常，
為我嚴府助威風。

喂！那位是莫太常、莫大人？

莫懷古：下官便是，尊官有何見教？

嚴利：莫大人，后日乃是我家老相爺八十大壽，只因大人既係一殿之誼，又且道德文章冠海內，故我家老相爺特命小人携來壽軸一幅，請大人撰寫鴻辭，以為寿辰生色！

莫懷古：這……

嚴利：還有一件要事相煩：我家老相爺聞說貴府有家傳玉杯“一捧雪”，愿借一用，以為寿筵生光。

莫懷古：這……無，無，我家并无此物！

嚴利：莫大人，天下官員爭獻玉杯為老相爺上寿，人傳大人家有此物，我今特來告借，若是老相爺喜愛，那大人就官還亨通了！嘿，你何必推諉呵！

莫懷古：啊！下官確无此物，恐誤傳聞失實，請尊官上復相爺。

嚴利：大人，這是相爺看重于你，請勿見却，免致相爺不悅。請早呈上為妙！嚴利告辭了！（放下寿軸，大搖大擺）

下)。

莫怀古：这……(怒)真是豈有此理！

薛雪艳：(同时)相公息怒！

湯北溪：大人，这实是求之不得啊！

莫怀古：求之不得？叫我莫怀古为他撰辞祝寿，难道要教他多活几岁，使天下苍生多受苦几年吗？

薛雪艳：相公，你说得是！还有那“雪”……

湯北溪：什么“雪”？

老家院：就是才次救你性命的……！

莫怀古：嗯！(示意勿言)

湯北溪：哎啊！晚生承大人、夫人救命之恩，犹未图报万一，大人若是见外，晚生只好告辞了！(欲下)

薛雪艳：慢！相公，湯先生不是外人，但说无妨！

莫怀古：无妨？(出杯)正是宝玉杯“一捧雪”！

湯北溪：(接过细看)啊，好一只宝玉杯，果是一件盖世奇宝，难怪严嵩父子也如此喜爱。

莫怀古：湯先生啊！

(唱) 和氏璧，
秦皇杯，
國庫珍宝人间难觅。
因元乱，
流落江南地。
我九世祖千金得之，
永傳夹世。

薛雪艳：(唱) 洁白无比。
以此人称“一捧雪”。

莫怀古：(唱) 杯虽小，
却連城价值。

湯北溪：(唱) 曾闻是异宝，
今日見之真难得。

莫怀古：(唱) 随身不离，
視同生命一般无二。

湯北漢：（唱） 聞此杯，有灵异？

薛雪艳：正是！

（唱） 夏涼冬暖，
一杯和雪騰熱氣。
人方死，能活濟，
伉同先生，
都賴此杯重生人世！

湯北漢：（唱） 夫人同我，
都賴此杯再生于世！

莫怀古：湯先生！

（唱） 傳家至寶，
想我怎甘舍棄。

薛雪艳：（唱） 又是咱夫妻定情物，
怎許他人染指。

莫怀古：娘子言得有理！

（唱） 怎可輕棄。
況且許與嚴氏。

莫怀古：（唱） 寧使玉杯碎，
薛雪艳：也不落奸手里。

湯北漢：唔！……

（旁唱） 嚴氏家寶有詞，
莫生難舍寶器。
我須從中取便，
占此進身良機。

莫大人、夫人！

莫怀古：湯先生！

薛雪艳：想晚生落拓窮途，得蒙相救，免為路斃之尸，再生之
湯北漢：恩，雖粉身碎骨也難報于万一！

莫怀古：先生言重了！

湯北漢：如今大人遇有難事，我北漢若袖手旁觀，就是天理難容。現有几句話要說，不知當講不當講？

莫怀古：先生見教，你且說來。

湯北溪：严氏父子，执掌朝政，操生杀予夺大权，顺之者生，逆之者亡。朝廷内外文武百官，无不畏之如虎，趋奉犹恐不及。凡有需索，誰敢道个不字。

莫怀古：是啊，太常寺的祭器宝物，严府取去多少，誰人敢道一声。

湯北溪：如今找到大人身上，要你作个揖，向你借宝。要是别人，还是求之不得，可是……

莫怀古：可是，此杯乃传家之宝，又是我夫妻定情之物，岂能轻付与他？

薛雪艳：就是我薛雪艳也绝不轻借。

湯北溪：莫说大人、夫人不轻借，“一捧雪”是救命之宝，就是我湯北溪也不许此杯落在严氏手中。

莫怀古：正是！

湯北溪：可是……

莫怀古：可是怎样？

湯北溪：可是，話应說回来，此事要是我湯北溪，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任凭严氏势焰燎天，我只要脚底抹油，这样一溜，野鶴閑雲，他也奈何我不得！

莫怀古：是啊，我已决計呈辞了。

湯北溪：可是……

薛雪艳：又是“可是”！

湯北溪：可是大人如今却是去不得！

莫怀古：如何呢？

湯北溪：大人現居官太常，在严氏掌握之中，若是擅然不顾，触怒于他，“一捧雪”乃是國宝，只要他求个“盗窃神器”的罪名，那为祸豈仅如和氏一身而已也！

莫怀古：这也有理！凭先生这样说，如今将何以外处之？

湯北溪：如今只好設詞遮瞒，只說先代曾有此物，但已在战乱之中失落了。

莫怀古：但恐他不肯相信，未必干休！

湯北溪：“君子不食眼前亏！”只要附和多少，善下跪辞……

薛雪艳：你就要如何附和？

湯北溪：我是說莫大人祝辭还是要写，寿辰还是要拜。

莫怀古：要我为严嵩撰辞拜寿，岂不令天下士林所笑骂，这断断不能！

湯北溪：好！为报救命之恩，为解今日之难。湯北溪我愿献身代劳。

莫怀古：代劳？

湯北溪：大人既不屑撰写祝辞，晚生就代劳一下；大人不愿前去拜寿，晚生也愿以门客身分代为一行。只要大人一纸荐函，凭我三寸不烂之舌，管教严氏不再为难大人，使玉杯得全，大人能安，以报深恩。未知大人、夫人意下如何？

薛雪艳：甚好甚好！相公，湯先生既愿仗义代劳，可暂止虎狼之饕，相公也可放心了。如今时已不早，相公也该入内将息。

莫怀古：唉……如今有劳湯先生了！

薛雪艳：家院，送湯先生入书轩，撰写祝辞，备下礼物，伺候湯先生后日前去严府拜寿！

老家院：遵命！

莫怀古：严府荐函，也请先生顺便代笔。

湯北溪：领命。大人、夫人鼓便。

薛雪艳：湯先生鼓！

莫怀古：（唸）誰知平地风波。

薛雪艳：（唸）且有消息如何。

（莫怀古、薛雪艳下。湯北溪目送之。）

湯北溪：（唱）見伊人有情无意，
莫非我时来运至？

老家院：湯先生，随我来！（下）

湯北溪：唔！

（唱）休妄想须打爽行事，
也好来报答这恩义！

—— 布 下

第二场 露杯

人：文官甲、乙，武官甲、乙、严世蕃、严利、四侍女、湯北漢。

景：严相府内堂。

〔二幕外，文官甲、乙及武官甲、乙各持玉杯上。〕

文官甲：（唱）相府贺寿不敢迟，

武官甲：（唱）奉承何妨作乾儿。

文官乙：（唱）天下玉杯几投尽，

四 人：（唱）只求相国称心意。

文官甲：诸位大人！

武官甲：啊，吴老尚书，你老人家也亲自前来拜寿！

文官甲：是啊，严老相国大寿，端朝文武那个敢不惶恐而来，虔诚而拜！

武官乙：正是，连戴都督也千里迢迢由边关赶来拜寿！

武官甲：唉！像你等京官还好，我等外官……咳！十日快马，惟恐不及。

文官乙：辛苦，辛苦，大家辛苦了！

武官乙：老相国八十大寿，盛况空前，莫说别的，只就内外百官所献祝寿玉杯，至少也有数千。

武官甲：要这么多的玉杯何用？

文官乙：难怪你是外官，不知内事。老相爷平生喜爱玉杯，曾发愿要搜尽天下名杯，特建那一座“万杯楼”，专藏玉杯……

武官乙：就在寿辰之前，传知内外百官，寿礼须有玉杯，老相爷要选取一个天下第一至宝。

文官甲：未知可已选中？

武官乙：选来选去，至今还无一个中老相国之意。

武官甲：尚还选无？（指杯）我这紫霞杯是从隋煬帝墓中挖取

來的。

文官甲：何足為奇！（指杯）我这蝴蝶杯是紅毛國進貢的。

文官乙：無奇無奇！（指杯）我这鸳鸯杯是胡員外女兒聘禮……

武官乙：我这只白虎杯是石百萬他祖宗……

文官甲：好了好了！都是好杯，都是好杯！

武官乙：時候不早！

武官甲：趕緊入府拜壽。

四 人：同行！

〔四文武官相繼下。〕

〔幕開。四侍女兩旁侍立。嚴世蕃在慶壽鼓樂聲中上。〕

嚴世蕃：（唱）父子雙你相。

威權一家重。

嚴世蕃，慶父壽，

百官奔還忙。

〔內聲：“文武百官賀壽已畢！”〕

嚴世蕃：外堂開宴，請百官入席。

〔內聲：“領宴！”——四文武上，再次鞠躬下。〕

〔內聲：“京中名士送來壽聯壽幛！”〕

嚴世蕃：壽聯壽幛，高懸壽堂！

〔內聲：“領命！”——四侍女各持絹軸，過場下。〕

嚴世蕃：（唱）頌功德，

妙文擺壽堂。

〔內聲：“內外百僚獻上古玉杯！”〕

嚴世蕃：齊呈上來！

〔內聲：“領命！”——四侍女各以金盞盛玉杯上。〕

過場下。

嚴世蕃：（唱）卷富貴，

玉杯煥寶光！

嚴利何在？

〔嚴利內聲：“來了！”——上。〕

嚴利：少相爺？

嚴世蕃：老夫問你：天下臣民，今日賀壽者——